

## 第二部分 (AI整理...)

来源: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wKZE8y9kzo>

讲师:

下一个问题是：你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？如今的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涉及两个相关的问题：一是你对于为何会出现这么多问题的看法，二是整个体系为何充满争议，如今又是什么状况。

接下来的问题是：土库制度似乎起源于西藏，始于噶玛巴。这显然是为了延续传承，但同时也涉及在蒙古和中国朝廷中保持影响力的问题。那么，这是否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——土库制度的延续，实际上也是在巩固权力联盟与宗教机构？

关于这个话题，我其实很想谈。这确实是个大问题，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把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。最近我在南美洲，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。

因此，我们必须先做一个区分：区分"土库" (tulku) 这个词的两层含义。其一，它指的是化身 (nirmanakaya)，也就是梵文中的"应化身"；其二，是藏语中的"杨西" (yangsi)，意思是转世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区分"应化身"与"转世"这两个概念。

关于这一点，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理解方式略有不同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。事实上，东方内部——比如中国人和印度人——对此也有差异。

印度的诸多哲学体系，包括佛教、顺世论、弥曼差等等，在讨论哲学方法论时，都相当广泛地运用"两种真理"的框架——即究竟谛与世俗谛。而在西方，这种区分就不那么常见了。他们不习惯用"究竟层面是如此，相对层面是如此"这样的方式来表达。

因此，关于轮回转世，如果你问我"佛教徒相信轮回吗"——在究竟层面，答案是否定的，究竟而言并没有轮回这种东西；即使有某种类似的存在，那也不过是觉悟的显现，与现实并无高下之别，梦境本质上是幻觉。但从相对层面来看，是的，佛教接受轮回的存在。我必须告诉你这一点，虽然稍微有些学术性，但这非常重要。

有时候，有些人告诉我——比如那些追随爱因斯坦思想的科学家——他们说爱因斯坦接受了时间是相对的，但却不接受轮回转世。对我来说，这确实存在矛盾。

关于轮回转世，有一个常被引用的譬喻：蜡烛的火焰点燃另一支蜡烛，火焰的"本质"以某种方式传递过去。

现在，佛教哲学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：当你分析相对真理、相对现实时，不应过度深挖。因为如果你刨根问底，最终什么也找不到——你无法判定它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，根本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实体。但如果分析到最后一无所获，那并不是因为你的分析出了问题——这正是哲学家们所揭示的道理。

我想在你心中种下这颗"显现"的种子。对于这一观念，最好的阐释来自大圆满（Mahasandhi）的教法。他们以非常出色的方式教导说：它就像天空中皎洁的月亮，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中。月亮并没有"想要"倒映在水里的意图，湖水也没有刻意去"接受"倒影——只要湖水清澈，没有云层、树木或任何遮蔽，月亮的倒影自然就在那里，完美无缺。

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当某些藏人说"如今我们缺乏真正优秀的转世祖古"时，我能理解，也能感同身受。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说什么，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轮回转世，从根本上说，是一种非常非常普遍的存在延续方式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：所谓转世，并不是说必须事先"预约"，也不是说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人物才能发生。轮回可以在任何时刻发生。伟大的存在未必需要是某个前世的转世——他们可以是全新的、清新的显现，就像一颗流星，如果这个譬喻有助于理解的话。为了理解这一点，核心在于空性——一切皆有可能，佛陀的显现可以以任何形式出现。即使在西藏，我也会这样告诉你，尽管这可能会令某些人感到惊讶。

所以，轮回是存在的——前世是这样的人，今生是这样的人。这正是大多数人对转世的理解方式，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总是局限于西藏。

这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我举两个大的例子：某人"应当"是某人的转世，但从年龄上看根本对不上；甚至可能在某人尚在人世时，就已经有孩子被认定为其转世了。但即便如此，这也不妨碍有些孩子能够忆起前世，这样的案例有数百个，我可以一一列举。

我只是想在你心中种下这颗种子。在西藏，自那以后，佛法变得极为重要。藏人极为强调佛法，印度也是如此——阿底峡为此付出了大量心力，德松也做了同样的事。数百年后，西藏将国家预算的九成都用于佛法，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所以，是的，我们对此非常感激，非常珍视。

但即便在那个时代，也有人持反对意见。从某种世俗的角度来看，这些反对者也有一定的道理——他们的抱怨情有可原：国王把所有预算都花在了佛法上，国防、社会保障、文化艺术一概不顾，对其他一切毫无兴趣。当时人们还说，他完全被那些魔术师迷住了。这种情况在印度也曾上演，而且日趋严重。

到了十二世纪，喇嘛们自己开始成为政治领袖，局面变得非常非常复杂。我认为，对于真正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来说，了解这些背景至关重要——哪怕只是因为当前局势令人烦恼，也多少能让人豁然开朗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佛法对精英阶层确实尤为重要，但未必对所有人都如此，显然更多地与上层社会有

关。因此，所有的努力和关注都指向佛法，佛法在这些人当中越来越受到尊重，被赋予了重要地位，他们也成为了众人的榜样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和家庭走向佛法之路——不是出于出离心，也不是出于解脱的渴望，而只是像所有人一样，希望被人尊重，成为他人仰望的榜样。这是佛法获得广泛资助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如果审视这段历史，可以看出，佛教和耆那教在印度的衰落，实际上并非源于内部的腐朽，而是因为支持这些教法的王朝更替了，赞助中断了。这显然会对教法的传播产生影响，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。就像美国领导人手按圣经宣誓就职，这本身是有影响力的；但另一面，资助他们的金主往往充满腐败和各种问题，自然也带来信任的缺失。

即使你本身是清白的，也会因为与这些人的关联而受到牵连。比如，如果我是乔·拜登的导师，所有共和党人都会不断地给我找麻烦——这种逻辑屡试不爽，在西藏也经常如此。

所以，在西藏，从十二世纪以后，大师们真的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。那些权贵——来自中国和蒙古的支持者——赐予了他们大量宫廷恩宠，其中一些人甚至对此感到自豪，将这些经历写入了自己的传记。于是，在各个教派之间，争夺支持、转换阵营的情况也开始出现。

藏传佛教的根基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。

关于对其他教派的战争，以及众多大型寺院——他们拥有大量的庄园财产，有许多上师，有纳税的属民，以及寺院拉布朗的管理体系。是的，所有这一切。我相信你们中有些人已经了解这些了。你知道，权力、影响力、财富，所有这些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极为普遍。权力，尤其是，非常容易令人上瘾。

所以确实有许多传记，尤其是关于那些仍处于灰色地带的伟大人物的传记。有人指出，这并非全都糟糕透顶。确实也有很多真正的大师，比如像米拉日巴那样的人，真正反对那些拥有一切的权势者——他们的力量恰恰与此相反。说实话，也必须这么说：那些伟大的喇嘛并非只做坏事，他们同样创造了许多非常美好的东西。

我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是——那些寺院确实极具保护力，非常强大。我是个非常迷信的人。比如说，腐败确实总是存在，但住在一座真正强大的大型寺院里，对你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。哪怕你出身最贫困的家庭，一无所有，甚至从未骑过一匹马——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，一切便截然不同。以藏人为例，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连一只脚踩进马镫都没有过。这就是那个例子所要说明的——"马"在这里象征着极度贫困。

好的，如果你现在去问那些大师，经历过这整个过程，他们会告诉你：确实存在某种存在的连续性。但这极其罕见。比如，噶玛（Karma）这类真正的转世，才是真正值得祈祷的对象——它会突然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，他记得一切，表现出非凡的资质。当时没有人是第一批关注的。

就好像，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在法国，一个孩子，父亲是中国人，母亲也是中国人，但他是阿尔及利亚

人，他记得关于维克多·雨果的所有细节，绝对的一切，从头到尾。这对于即使是最典型的法国怀疑论者来说，也很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。所以，你可以说，这才是一位真正清醒的杨希（转世）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真正的杨希极其罕见。

所以，西藏才有了另一种做法——这种做法可以称为“赐名”。这个人还没有真正确认，还没到那个时候，已故，但又还没有完全“死”，于是就有了这种现行的做法。

西藏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东西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我们这个美丽传统中有一种做法，可以称之为“赐名”——事实上，那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转世，但我们为他赐予名字，就这样建立了一种联系，就算完成了。这与他本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有时这样做也有充分的理由。我们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情，为那些伟大人物所建立的伟大传承赐予名字——因为那些伟大人物过去确实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东西，意义深远。

但这个系统从许多方面也正在变得相当腐败。比如，某人的儿子非常有势力，兄弟姐妹都极具影响力，然后图顿大师突然宣布找到了化身——好了，就这样，不必再去别处寻找了。裙带关系现象十分普遍。

好吧，我跟你们说这些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说过了。当你发现这些，我认为有些可疑之处是正常的，但应该换一种新的令人鼓舞的视角来看待。你还记得“保险”这个概念吗？一边是杨希，另一边也是，散发出来，然后一位杨希从传承中继续下去……

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做好准备——我该怎么说呢——请清理你的湖泊。你的湖是纯净的，你拥有这种可能性，去映照真相。

所以，如果这就是原因，如果我们祈祷、修行等等，我们便创造了这样的条件：真正净化自己，有机会去反映、认识自己，以此来保护自己。我告诉你们这些，是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认为这也许是我保护佛法遗产的方式。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说过一点了，这只是其中一半。我的橱柜里还有些东西……所以这有点像是一种观念，尤其对新一代来说，你知道的。

你瞧，这就是这个现实的故事。这个传统并不总是那么光鲜美好，我不想让你们在我告诉你们之前就自己先发现了。我解释这些，是因为如果你们自己发现了所有这些，它本身确实可能成为巨大失望的来源，你们可能会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。因为其中有太多真正纯净、清澈而丰富的佛法。

亲爱的，我也跟你们说过，在西方，你们真的可以保留这一切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总是把自己描绘得非常完美，以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呈现，然后慢慢地，你开始发现真相，当你发现这一点时，可能会非常失望。我们非常擅长这个。

比如，我是个长期信仰者，从小就如此，真的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对你真正重要的东西，你会在那里找到信念，而且你头脑坦诚清晰。哈佛、牛津——我甚至一度尝试过索邦大学，我当时甚至想去

那里学法语，要去协和广场附近的一所学校，但我意识到，你们也是如此，我也是藏族人，我也意识到，那些从哈佛、牛津等顶级学校毕业的人，往往比其他人更封闭。所以是的，有一点失望——还有贝多芬、莫扎特，还有一些人，比如尼采——实际上是尼采，请原谅我——他据说请人以冈波波（Gampopa）为中心绘制了一幅唐卡。这些都是伟大的西方思想家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话题……

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。是谁把这个系统——把整个藏族社会制度——搞砸了？我们藏人正在自取灭亡。对于年轻人，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改变现状，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难。我相信许多年轻的转世者正在产生这些问题，正是因为这种糟糕的培养方式。他们被认定时还很年轻，也许这就是用来炫耀的方式，我希望不是，但就是这样。不过我来给你们讲一段历史。

所以，我就是这样——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当我……也就是说，我要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话，我希望年轻人能听到，因为对你们来说，这至少是很重要的。我认为，从小就拥有这些信息很重要。

我当时二十出头，我从来都不想（承担这个重任），我一直都想……绝不……关于重量、担子、确定名号，这真的非常沉重。所以我有时间问他，我感到非常沮丧，我该怎么办？他给了我一些建议。他第一次特别告诉我，说你不用担心，只要真正有能力，继续修行就好了。这真是极好的建议——一句简短的话。因为与此同时，他告诉我：“不要这样去想自己……”我想到你，我感到无比自豪，同时我也想到，你是，你有……但正因如此，并非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让你也许能够……他随即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
你知道，有一座伟大的寺院，这座寺院之前的住持是另一位化身，而那位化身已经去世了——我记得他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，大概是这样。为了这座寺院，使者——也就是蒋贡·康楚（Jamgön Kongtrul）的兄弟——前往见噶陀（Katok）的嘉曹，那是蒋贡·康楚的侄子，基本上是为了授予新化身的职权。那位化身当时正在寺院里。

几个月后，使者回来了。（他们问那个孩子：）“好，我明白了，但你住在哪里？你晚上睡在哪里，床在哪里？”结果发现，这个孩子就像一只猴子，睡在床上，就像一条流浪狗蜷缩在人类的床上——这就是那段历史。

如今有很多年轻的转世者，他们相信自己是——正如人们所说——伟大的大师。

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。当我们谈论这个系统时，确实如此——它展现了亚洲社会体系极深的复杂性，象征与隐喻的层次太多了，一切都如此复杂，我们应该以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切，其他人也很快跟进。

问题在于传承的训练——我们所拥有的，以及我们是谁。五年后，便不再拥有那种水准的修行。我们被建议不要去寻找其他上师，不要开始自行传授教义，不去考虑我们能否合理地传达这些教义——而我们只接受过一次培训，尚如胚胎一般，与我们上师的传承相比，所以我不得不说……

我一直都说，对于佛法来说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对于藏传的传承而言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挑战——干旱的土地。所以这不仅仅是路过涅槃，这里有许多外部和内部层面的挑战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。这场较量还有好几轮，而且还没有结束。所以它确实是一项成就，这当然非同寻常——这是由于大师们的祝福与慈悲，以及众多人的奉献精神。

多多深入研究佛法的部分。障碍、缺口，真的太大了，看看发生了什么——那些与大学……那些金刚乘传承已经消失了。

例如，仔细观察一下——P区正是密宗的源泉所在。如果你深入考察，还能发现更多。尽管我对此持一定保留态度，但那里确实留存着一丝痕迹。这本身就说明那里一定是他曾在之处，而真正的达卡和达基尼至今仍然存在。

正因如此，没有人真的能够彻底征服那里。众多修道院和社区虽然面临危险、遭遇重重障碍，但大师们即便已经示寂，或是遭遇外部的阻碍，这一切在自然中仍在延续。这正是我将此视为极大鼓励、视为非常好兆头的原因——这是对佛陀与佛法的鼓励，我相信你们也有同样的感受。

不过，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，还需要进一步努力。许多人能够继续承担这一切，这让我深受感动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鼓励你们继续前行。

这正是我想与学生们讨论的——关于如何帮助老师、指导员或辅导员推动这件事，帮助人们与佛法建立联系、向他人敞开心扉，如何延续佛陀的教义。这种情况并非今日才有，事实上，我从好几个人那里都听到过这样的话：那些老前辈们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？有些学生非常擅长分享佛法，非常善于引导他人趋近法门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对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承担这件事，心存犹豫。

每当我听说有人对引导他人走上佛法之路感到犹豫不决，我总是由衷地高兴。每次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都感到无比喜悦。这种犹豫本身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——一个人们唯一的愿望似乎就是创作内容、追求YouTube流量的时代——恰恰是真正修行的标志。这些人能够绕道而行，必定是受到了真正的鼓励，而且这份鼓励仅在你们彼此之间流传。

你们是藏人，西藏委员会也建议：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方法，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帮助推进这件事的结构，真正向前迈进。

为了能够承担指导学生的责任，这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两点：开放的心态与奉献精神。他要能够回答人们的问题，能够让有机会接触到他的人有所受益。虔敬心应当占据怎样的地位，以及如何做到？当然，还有其他像你一样的伟大大师来阐述心性的本质。我自己也在教，但我担心的是，学生可能会决定追随那些伟大大师，加入各自的桑迦，从而逐渐离开。你能就这方面给一些建议或澄清吗？

关于这一点，藏族这本关于生死的书中提到：从禅宗的观点来看，直接指示是当下呈现的——大师必须向学生当面传授。要获得圆满成就，必须能够体现这一成就，学生才能真正接收到。因此，学生也

必须已经到达某个阶段，既有开放的心态，又能做出决定，从而真正接受其含义。

那么，对于那些追随索加尔之后能够回归觉知的人，或是那些没有机会亲见他的人，应当怎么办？他们应当如何定位自己，需要具备怎样的奉献精神？其他伟大的大师们，如你自己，传授心性与大圆满，但我的问题是：学生们可能随后决定追随自己的上师、加入各自的桑迦，从而慢慢地离开里帕。对于这些要点，你有什么建议或澄清？

好的。那么，修学声闻乘的修行者，并非梵天的修行者，也并非大乘的修行者——你必须发菩提萨埵愿。

至于直接指示——直接呈现的方式，正如我开头所说——那是因为存在私人的师徒关系。没有人真正意识到，这其实是一件极为精微的事。

如果你是修行者，真正的修行培育，也就是说，你真的必须成为他人的唤醒者，必须以某种方式让重要的事物真正触动自己。关键是：你必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做所有能做的事——例如印发资料、打扫房间。我所见到的，不仅是某某道场，而是任何修道院或类似的地方，这种结构，这种社区，作为一种载体，对于初学者、对于刚刚入门的修行者来说，真的非常容易从中获益。借助这种载体，我真的看到，某某道场或其他修道院，或者实际上这类结构，它们本就是特别为初学者而设的——有了这样的结构，很多事情真的会容易得多，也就能更轻松地帮助他人。当然，在这些情况下，人类的情感也始终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每次我来到欧洲——虽然我在桑迦中的地位并不高，也不是什么愿景委员会的成员——我仍然会来，因为我用的就是这个载体。

他正在特别派人去……那些懂得保持一点包容心的人，一点点——尤其是那些有一点点味道、哪怕只有那么一丁点野性顿悟气息的人。

明确地说，那些非常认真对待修行、认真冥想、吃素、戒酒等等的人——我是不会专程去找他们的。不管怎样，那也不是会来找我的那种人。

所以，我真正想说的是：你们真的应该好好善用这个载体。他们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，经历过非常重大的考验。如果达尔塔的意图和埃里克——那两位资历长达两百年的老前辈——能够安排你们的访问，那将是一次跨越两百年传统的合作，最终这些人也会出现……米兰达的培训老师项目面向未来，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的愿景：我们如何实现更紧密的合作？

未来不用担心，你们拥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。藏族人的这一特质，正是其中之一。

非常亲近，它就有点像黑手党家族。我用意大利语来打这个比方——就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吧。

仅就那一条评论而言——关于拉布章仁波切，我一直在想这条评论。我们怎能忘记？怎么会有人不欣

赏他所做出的非凡贡献？事实上，你认识的那些人都非常了不起。

那个时代还没有录音机。他说，当某某解释时，他把所有内容都当场写了下来。这非常美好，我也非常喜欢，但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。不管怎样，这就是我的性格，我就是这样——当我喜欢某样东西时就是如此。它太美了，太美了……嗯，我不想透露是谁。那个——要么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——我已经读了四十遍，每一次，有时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读。

所以确实存在这种因素——一点点家族式的忠诚，就像黑手党那样。

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：既然你是转世，从你所扮演的根本角色来说，这在我们的联盟中至关重要。特别是，这是用来奉献的吗？以后你可能会更频繁地前来，经常用于教学，传播你赐予我们所有人的智慧精神？

我只是……我来回应这个。为祈愿而念诵的经文……

你没有问我，但我会告诉你——这本书中的几句话，你没有提出请求，但我会告诉你。甚至有些东西，就凭这寥寥几行，就能口耳相传……这本书你一定要听听：

>

火车从那条漫长的隧道里驶出来。雪国。夜班火车在信号灯前停了下来。一位女子坐在车厢一侧，起身打开了前面的窗户。岛村——寒冷，到处都是雪……

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读一读《雪国》。

只是，日本人现在已不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。今天在日本观众面前，那是巴西人——更像是……那是因为日本人，就像法国人一样……Netflix。

好的，非常感谢！多谢！